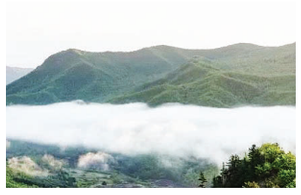
东北秧歌与宁古塔

狄青



东北人过年节,尤其是在农村,炕桌上少不了大鱼大肉,街衢上少不了秧歌锣鼓。海林也不例外,正月里几乎天天都有秧歌队巡街表演,感觉上却与我在百里外的牡丹江看到的有所不同。我问海林当地的朋友,海林的秧歌表演与东北其他地区秧歌表演有什么区别。他说,区别嘛,应该也没啥大区别,都挺火爆,不同的是我们海林这边的秧歌队伍步子迈得要小一点,动作比牡丹江那边的更强调艺术性。

海林最有名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杨子荣墓,另一处是以双峰农场、八一滑雪场等为核心区域的雪乡。杨子荣墓就位于海林市区,地势高耸,从海林市区内的多数地方都能望见。雪乡则是要去张广才岭那个方向,不近。但我来海林要看的却不是这两处地方,而是海林另一处不算特别热门但历史上的名气却要比雪乡大得多的所在——宁古塔。

实际上,如今海林城区的大部分区域就是当年宁古塔将军驻地"旧街"所在地。清朝统一中国前,其皇族远祖有兄弟六人居于此地,满语称六为"宁古",单个为"塔",因此称其地为"宁古塔贝勒",简称"宁古塔",也就是"六个"的意思。清朝统一中国后,宁古塔成为清政府设置在盛京(沈阳)以北管辖黑龙江、吉林及乌苏里江流域广大区域的边陲重镇。宁古塔将军驻地和治所曾经两次迁移,三易其地,依次为宁古塔旧城(旧街)、宁古塔新城、吉林乌喇。1636年宁古塔将军初设,1640年后,宁古塔将军取代奴儿干都司开始行使对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的管辖权,宁古塔旧城遂成为清政府在盛京以北保卫东北边陲的最重要的军事和行政中心。

除了海林旧街外,当年流放宁古塔的流人主要聚集地都在海浪河两岸。海浪河是松花江的主要支流,发源于张广才岭,流经海林市所辖多个乡镇,是宁古塔农业灌溉用水的主要来源。其中新安镇就是当年的宁古塔流人聚集较多的地方。我在海林市文化馆的朋友陪同下,赶到新安镇下面一个叫山咀子村的小村,目睹了一场正在进行的民间秧歌表演。这看上去是一个不大的村庄,但不管是汉族还是朝鲜族村民,扭起秧歌的时候都十分投入,很有美感。据说从年前开始,不管天气有多冷,每天海浪河两岸各村群众都会自发走出家门扭秧歌。而在离山咀子村不远处的道边,就有一块石头上刻有"宁古塔"三个大字。朋友说,这一片都是二百年间宁古塔流人生活和劳动过的地方,有"宁古塔"碑石的地方不止这一处。海浪河两岸的村民目前有许多习俗,包括秧歌的表演方式,都与当年宁古塔流人在这一带生活的影响有关。

东北秧歌最早据说起源于历史上播种插秧的劳动生活场面,与东北古代祭祀农神乞求丰收所唱的颂歌及表演方式有关,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了农歌、戏曲、杂技、武术的技艺和表演形式,从而从最初的演唱秧歌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种民间载歌载舞的艺术表演门类。据《柳边纪略》等书籍中记载,东北秧歌与东北二人转原本是"一回事",并不像今天分得这样清楚。尤其是在春节的时候,秧歌和二人转往往都是合在一起表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许多人好奇东北秧歌里为什么包含有许多"南方元素"?比方说传统的东北秧歌表演中就有白蛇、青蛇、许仙以及《西游记》等中原甚至南方戏剧表演里才有的故事人物?其实在来海林之前,我就有一种认识——流放宁古塔等东北边地的流人显然为东北的地方文化和文艺发展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推动和"改造"作用。想一想,在两百多年间,一批又一批被清朝统治者流放东北的中原、南方的文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名满海内的大文人,正所谓"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他们的到来,不仅促进了东北地区经济技术的发展,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重塑了东北的文化生态。

遥想当年,宁古塔可谓苦寒之所中的"极地"——大雪困山河,百里无人烟。且不说在此生产生活繁衍,即便从南方一路走到宁古塔,也要历经千难万险,单是翻越长白山和张广才岭,就不知丢了多少流人性命。在电视连续剧《甄嬛传》中,甄嬛的父亲便被流放到了宁古塔,甄嬛听闻后绝望无比,几番欲死。虽属"神剧"中情节,但这个桥段的确不算夸张。在那个时代,流放宁古塔差不多就是被判了极性,貌似没被判死,却比死也强不到哪去。因为真正能够走到宁古塔的人,彼时都算是幸运儿了。

《宁古塔志》中记载了彼时宁古塔:"四时皆如冬,八月雪,其常也。"在那个没有暖气和先进御寒措施的年代,就算是从南方来的普通人,也会因水土不服而倒下,更别说骄奢淫逸惯了的贵胄们、不事农桑久了的文人们。顺治十八年(1661),被流放宁古塔的大文人吴兆骞在《上父母书》中写道:"宁古寒苦天下所无,自春初到四月中旬,大风如雷鸣电激咫尺皆迷,五月至七月阴雨接连,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尽冻。雪才到地即成坚冰,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桐城方拱乾记录:"(女子)春雨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不可纪,皆中华富贵家裔也。"文人钱威也说宁古塔"塞外流人,不啻数千"。

遥想当年,仅是顺利抵达宁古塔的名人中就有康熙的老师陈嘉猷,江南哭庙案被斩于市的金圣叹的妻子和儿子金释弓(乳名断牛),收复台湾的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桐城大家方拱乾,吴梅村自叹不如的大文人吴兆骞,崇祯一朝的兵部尚书张缙彦,还有海内知名的文人姚其章、钱威、钱虞仲、钱方叔等等。

当年的宁古塔的确系苦寒极地,但也非人间地狱,史料中记载,流人到宁古塔各旗,多数都分给住房、耕牛和土地。宁古塔官吏及当地百姓比较敬重读书人,流人在宁古塔,虽是刑余之人,但尚且自由,从大将军到副都统、协领、佐领等,大都与那些被流放来的文人和贵胄结为友好,而文人们亦可经常相聚。

作为明末清初颇具争议性的人物,张缙彦为人有缺,作为大明的兵部尚书,他一降李自成,二降洪承畴,后因资助李渔刊刻作品及其他"文字狱"罪名而被流放到宁古塔。但张缙彦本系才子一枚,少读诗书,系崇祯四年进士,诗词歌赋皆有造诣,尤爱南曲。流放宁古塔,除却家人仆役以及大量图书之外,竟还专门带来了10名自己喜爱的南曲歌姬,是张缙彦最早将南方的戏曲表演文化带到了宁古塔,极大地促进了与东北地方文艺的借鉴融合发展。至宁古塔后,张缙彦与吴兆骞、方拱乾等人"朝夕相对,欢若一家",诗酒唱和,过从甚密,同游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张缙彦写下了《东京》一文,史料价值极高;张还写成了黑龙江第一部山川学与地名学专著《宁古塔山水记》;而他的散文集《域外集》则是黑龙江第一部散文集,其中的《苍头街移镇记》,则是中国第一篇论述中俄关系的作品。

方拱乾年过六旬流放宁古塔,至戍所后,建屋三间。方拱乾用自己从江南带来的种子在屋外种植上花果蔬菜,并效仿明代王阳明贬居贵州龙场驿时行事,将其居所命名为"何陋居"。"呼牛驾短犁,辍谷且种蔬";"荒哉饱饭六十年,白头才知辨麦菽";"素餐六十年,白头乃食力"……从方拱乾在宁古塔写下的这些诗句可看出,方拱乾俨然已从一个不折不扣的文人变成了一个"知辨麦菽"的农人,抑或说他的文人血液已掺入了农人的因子,方拱乾肯定不会再是从前的那个文人了。后来清廷要扩建皇城,颁布流刑之人可认工赎罪。安徽桐城的方家罄尽所有,认修了北京的前门楼子,终使方拱乾得以赦返故里。

而大文人吴兆骞的文采则被宁古塔官方和同去的流人们共同看重,他是第一个在宁古塔开馆授徒的人,第一个教的就是宁古塔第一个流人陈嘉猷(曾做过康熙的老师)的长子陈光召,他也是吴兆骞最钟爱的弟子。后来,黑龙江将军巴海专门聘吴兆骞为书记兼家庭教师,教授巴海两个儿子额生、尹生读书,"礼遇甚重"。

1665年夏,张缙彦邀流放于宁古塔的文人吴兆骞、姚其章、钱威、钱虞仲、钱方叔、钱丹季等六人,发起"七子诗会",每月集会一次,分派题目,限定韵律,作诗唱和,这是黑龙江有史以来首个文人诗社。张缙彦曾撰文记录诗会情境:"岩回波绕,升高骋目,天风飕飕,迥然有尘外之思。遂系马披榛,烧蓬置酒,分曹竞饮。"这无疑就是文人聚在一起采风并野餐了。文中还记录了他们在采风时曾下套捉到一只野鸡,却未将其"野餐",而是被"恻然"的方拱乾暗地在崖顶放飞了。方拱乾并当场赋诗《放雉》两首。众文人遂将方拱乾放雉处命名为"放雉涯"。方拱乾返还故里后曾写下《忆雉》一诗:"笼外有天地,山梁霜雪春。别时犹顾我,行处未逢人。曾否故巢在,应疑旧羽新。花根见余粒,爪印印阶尘。"

彼时流放到宁古塔的文人也好,官吏也罢,虽然在流放前皆有各自立场,都有不同身份,甚至曾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对手,但在冰天雪地的宁古塔,在距离故乡万里之遥的流放地,却都相处得极好。在宁古塔,他们彼此的政治身份消失了,阶层地位弱化了,大家虽皆为戴罪之身,但却纷纷回归到真实的自我,倒比关内的那些"循规蹈矩"者活得更自由,更洒脱,更加无忧无虑。

海林文化馆的朋友对我说,当年72岁的张缙彦病逝于宁古塔自己的书斋内,宁古塔军民自发为其送葬。张缙彦被后世称作"张坦公",因他给东北带来关内昆弋名曲,对东北文艺成长颇有贡献。从前东北一直流行一种以秧歌贺岁、拜年的形式:倘在城里,秧歌串街则双行纵队,边舞边行,遇有鸣鞭炮或是备茶水迎接者,则停下打场,就地演出;若在农村,秧歌队伍进各屯拜年都要事先联络,获准后入屯中心广场或开阔地,慢走慢舞,旗鼓居中,除扭秧歌外,其间还要唱二人转和小戏,然后向全屯父老乡亲拜年。这种形式,据说最早兴盛于流人聚集的辽阳、卜奎(齐齐哈尔)、宁古塔一带。

正月十五那天,我在吉林朝阳镇见到了据说连当地人也不常见的"灯官会"。东北农村乡镇有在正月办"灯官会"的习俗,届时由选出来的"灯官"巡灯,"灯官"带着秧歌队伍一路查灯,谁家的灯漂亮会受到奖励,而不挂灯者会受罚。虽是带有一定的奖惩性质,但实际上是又一种形式的秧歌表演,深得群众喜爱。扭秧歌的队伍从朝阳镇的大街上舞动着走过,络绎不绝,有行路的群众自发地进入扭秧歌的队伍,虽然舞姿不怎么讲究,可那兴奋的劲头却溢于言表。

到东北过大年,过的就是这么个火爆劲儿,过的就是这么个痛快劲儿。过年,从年前到正月,在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到处都响彻着清脆的锣鼓点,到处都扭动着舞秧歌人的动人身影。遥想当年,吴兆骞、方拱乾、张缙彦、钱威、金释弓等各路文人,不知道是否也曾与当地人一起舞之蹈之?甚至如精通音律如张缙彦者,亲自参与指导和编排也说不定呢!我在海林的街头曾问过一位只穿单薄衣装演出的老大爷,问他穿得这么少冷不冷。老大爷说,只要是扭秧歌,不管是自己扭还是瞅别人扭,心里都是热乎乎的。

书法 张思乐

满庭芳 第五〇五八期

天津工业史话(七)

近代天津的化妆品业

刘凤华

沽上丛话

我国传统化妆品大致可分为"粉、黛、脂、香"四大种类,均是家庭手工业,为达官显贵使用。随着近代沿海城市开埠通商,外国化妆品开始进入中国。1870年进口到上海的美国化妆品牌子林文烟,是最早进入中国的欧美化妆品。至清末民初,化妆品和美容用品均以洋货为主,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化妆品牌陆续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比如西蒙香粉蜜、夏士莲雪花膏、司丹康美发霜、巴黎素兰霜、力士香皂、李施德林牙膏等,均是畅销产品。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为民族工业的发展进一步扫清障碍。列强忙于一战无暇东顾,全国"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实业救国"的社会思潮日益强烈,加之女性解放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外国化妆品的大量进入及其广告的推广,助推了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实业发展的"短暂的春天"。在此背景下,天津的化妆品业也开始萌芽。据《申报》刊载的《化妆品之制造与消耗》一文对化妆品的定义,当时的化妆品可分为毛发剂、皮肤剂、口齿剂、香料剂四大品类,牙膏、漱口水、花露水均包括在内(香皂不包括在内),其中最早兴起、使用最多的是牙粉。

1915年12月,王聘卿在天后宫前创立三玉成牙粉工厂,与同年创立的芝兰香牙粉香水工厂,是天津最早的民族化妆品工厂。据刘谷候在1929年《社会月刊(天津)》刊载的《天津之化妆品工业》统计,1928年天津生产化妆品的厂家主要有丽华社、同兴实业工厂、中国实业西亚工厂、义生工厂、松茂工厂、天津造胰公司等几家,主要生产牙粉、雪花膏、生发水、花露水、头油等低端产品,而高端产品如香粉、香水等仍然依靠进口。

天津生产牙膏约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久大精盐公司搜罗世界各地牙膏生产工艺,并请其下属的黄海化学工业社进行分析,结合国人喜好和卫生习惯,配制成海王牙膏。1936年同昌行牙粉厂试制牙膏取得成功,开始生产"火车头牌"牙膏。此外,中国实业社的三星牙膏、美国花旗牙膏、日本仁丹牙膏亦均在津销售。但总体来讲,由于牙膏需要在牙粉基础上添加甘油、薄荷油等辅料,软管包装技术也更为复杂,且其价格约占市售2角的牙膏价格一半以上,因此,虽然牙膏在使用便利性、洁齿效果等方面更优,但市场上仍以牙粉为主。

由于民国时期的牙粉所用原料、辅料、包装等基本依赖外国进口,且多数为家庭式工业,雇佣工人数量也较少,因此化妆品的销售主要依靠各类百货商店和洋货批发庄经销,例如20世纪20年代的元隆号绸缎庄,兼营服饰、化妆品、旅行用品和日用品。而在销售过程中,也多是采用先销售、后向厂家支付货款的"赊销"方式。此外,除了专业的化妆品厂商外,药房在兼卖化妆品的同时,也对化妆品进行研制和生产,例如上海中西大药房就生产不少品类的化妆品。

至20世纪30年代,天津很多厂家都已生产技术更为复杂、品质更加优良的化妆品,雪花膏、花露水、香水,以及多种毛发用品均有生产。根据1931年《天津志略》和1934年《国货年刊》统计,丽群化学工艺社生产丽容牌香水、花露水、毛发用品等10多个品类;香港广生行天津分公司生产双妹牌香水、花露水、雪花膏等20多个品类和规格的化妆品;位于估衣街的中国化学工业社生产的三星牌化妆品拥有16个品类和规格;位于天津锅店街的范永和,旗下生产的环童牌化妆品有20多个不同规格品类的粉类和面霜。此外,松茂合记的兰芳牌粉类产品、上海家庭工业社天津分部生产无敌牌20多个品类的化妆品、兴隆化妆社的"三叶"牌、位于法租界的上海先施"虎牌"40个品类和规格的化妆品均有市售。特别是天津造胰公司生产的皂类、扑粉、牙粉、雪花膏等产品,"驰誉平津……亦颇能与舶来品争衡"。当时天津生产的化妆品,远销至东北、西北地区及津浦线等铁路沿线市镇。

与此同时,随着20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华北加深,日资牙粉如狮子牌、小燕牌牙粉亦随之大量进入华北,以小林洋行为首的日商在中国设厂,凭借廉价原料,产品广为畅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受原料限制和战争影响,日化用品被极大压缩,化妆品业几近停顿,来自日本的进口化妆品主要为日侨所用。天津解放后,以牙粉业为代表的化妆品业开始较快发展,火车头牌、金鸡牌、非洲牌、牛牌等几个品牌的牙粉工厂均具有相当规模,加之外省市的各类产品,总计约20多个品牌同时销售。

总体来讲,民国时期天津化妆品业已有较大进步,但在技术水平、经营模式、产品种类等方面,相比外国化妆品业及上海的化妆品业,仍旧较为落后,生产材料除了"石膏、滑石、铅粉及少数薄荷冰、薄荷油为国产而外,其余均为日本、德国、美国所产"。外国商品依靠开港城市较低的进口税、较大规模的广告宣传以及当时国内的崇洋、崇奢风气,无论是生产技术抑或销量,均在中国的化妆品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尤其是日本侵华时的化妆品消费,甚至引发一些社会人士的担忧。"男女日用之品种虽多,而以牙粉及化妆品之漏卮为尤巨,近世社会日趋华侈。举从前所谓青盐、石膏、宫粉、梳头油等国产,率皆诋为陋劣,屏而远之,于是舶来品翻新出奇,逐加充塞,金钱消耗,日习相忘,浩浑无垠,可胜痛惜。"1941年《中国经济评论》刊载《化妆品进口数字惊人》一文说道:"我国摩登仕女,雅好修饰,致每年外来化妆奢侈品,其数大堪惊人。"因此,如何引导国人使用国货化妆品,以及是否将化妆品列入奢侈品征税,亦成为颇为争议的问题。1948年的一篇报道显示,当时化妆品业的税务仍然繁重,至少在当时的条件下,国产化妆品业仍无力与洋货竞争。

化妆品业的发展大大改变了很多居民的生活习惯和卫生健康意识。例如中国古代就使用盐水漱口,用草药制作牙粉和药物牙膏,"因着时代的进展,旧法的洁齿剂大多日渐没落淘汰了,试看今日的都市里,能有多少人还在照着旧式的用食盐或乌鲗(同乌贼——作者注)骨粉来刷牙?"每日刷牙已成为习惯,而美容、化妆日渐成为都市女性"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比较浓艳的化妆,在以前认为不正当的,现在却以为必需的了"。介绍化妆品生产和使用方法的文章也常见诸报端。她们的妆容、发型及服饰,代表了当时中国城市女性的新风尚和新潮流,呈现出新式女性的一些特征,某种程度上也显示出对于女性进入社会和女性参与的认同。

63 以独特的方式纪念他

不远万里

国际友人与20世纪中国

张慧瑜 李云雷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培黎学校的孩子们冲进屋子,用何克曾经教过他们的抢救溺水者的方法来抢救他,但于事无补。孩子们这才意识到他们永远失去了自己最熟悉的伙伴,此时做什么都是回天乏力,他们不禁失声大哭。

培黎学校的孩子们把写有自己名字的校旗放入棺木中,围着坟墓最后一次为何克唱起了校歌,接着孩子们三鞠躬,默哀一分钟,一同坚立了墓碑。何克的墓地就在学校南门,1987年艾黎去世后,他的骨灰撒在山丹,在何克墓碑旁边坚立了新的墓碑,何克陵园由此改名为"艾黎与何克陵园"。

在何克去世后,全校都投入纪念何克的运动中去。艾黎命人把何克的遗体抬到城外,在河边筑起一块新墓碑。在新墓碑附近,艾黎带领学生建立了新的毛纺厂、造纸厂、玻璃和瓷器车间,对于热爱劳动的何克来说,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孩子们在他墓碑附近修建了凉亭,建了新的篮球架。每年何克离世的这一天成了培黎学校的"节日",孩子们相约来到河边游泳、在凉亭里下象棋、在他的墓碑附近打篮球,学生们选择继续开展何克生前常常带领他们完成的活动,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纪念他。即使他去世了,也仿佛他从未离去,他的精神和思想还在继续鼓舞和支撑着培黎学校的师生们。

范文海是何克曾经的学生,在回忆这位恩师时,他写道:"当我回忆起乔治·何克的生平时,我更钦佩他的国际主义精神。他能看到他周围需要他做什么,懂得爱什么和恨什么。很自然,乔治知道如何与普通人民一起工作,丝毫不以恩人自居或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了不起。他对所有和他共事的人都很热情友好。从一九四五年他去世到一九四九年解放的那几年里,他好像仍在我们中间鼓舞我们去战胜困难。"

范文海还回忆起何克生前的一些趣事。何克有一副浑厚的嗓子,他的声音非常悦耳动听,他在周六的娱乐会上唱歌时,总能吸引许多孩子侧耳倾听。每当一曲终结,孩子们总是缠着他说:"何克,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他也总是笑吟吟地满足学生的要求,在自己唱完后教学生们唱这些革命歌曲。

他对收集红色革命歌曲充满了热情,常常不知疲倦地把收集来的各类红色歌曲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这些本子早已不知道换了多少本了。学校里的丁齐生老师常常帮助何克学习新歌,他唱起歌来总是那么动人,他将自己的满腔感情融入歌中,唱出了歌曲的灵魂。

何克用中文写过一首歌,歌词唱道:"我们在山丹获得新生,我们要坚持在这里,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23 不患寡而患不均

龚自珍传

王振羽 著

团结出版社

听着丈夫的讲述,妻子心中不由对王聪儿产生了几分敬佩之情,脱口说道:"这王聪儿也真了得,如果不是误入歧途,比宋之梁红玉、明之秦良玉也毫不逊色!"她接着又问丈夫,"难道朝廷就没有一个知兵大员?那么多统兵大将连一个妇道人家也不如?"

龚丽正叹口气道:"和中堂把持朝中,统兵大将不是昏庸无能之辈,就是和珅私人。加上互不统协,各怀私心,怎能克敌制胜?朝廷初任永保,无功而罢;继任惠令,屡遭诘责;代之以宜绵也屡次指挥失宜。河南巡抚景安本是和珅的族孙,接到惠令的檄文,让他驰援襄阳,他率兵五千,到了南阳就不再向前。观兵河上,纵兵抢掠百姓,自己日日饮酒狎妓。齐王氏分兵三路,自己居中,姚之富在左,王廷召在右,过南阳北进,吓得他连忙避匿城中,紧闭城门,直到白莲教离城百里,才敢开城。像这样畏敌如虎,怎会不贻误战机?""那么,这次是怎样擒斩姚之富和齐王氏的?"妻子又问丈夫道。

龚丽正说:"这次多亏了四川东乡罗思举、桂涵两个人。据说这两个人原是江洋飞贼,蹿房越脊,如履平地。听说朝廷悬赏购求王聪儿的首级,就前来德楞泰军中投效,自告奋勇,前去刺杀王聪儿。齐王氏被官军堵截在郧西山中,夜晚住宿在一座破寺里。罗思举和桂涵夜半从屋顶潜入她的住室,虽未能将她杀死,却把她砍成重伤。接着德楞泰、明亮大军把那座寺院团团围困起来。姚之富拼死保护王聪儿突出重围,败走山中。官军尾随追来,他们走投无路,最后跳下悬崖。万丈深谷哪有不摔死的?后来官军找到尸体割了首级。捷报上说是'擒斩',吹嘘罢了。"

"白莲教真的被剿灭净尽了吗?"妻子不知是为白莲教的徒众担心,还是对朝廷的捷报怀疑。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数万之众,哪能真的剿灭干净呢?何况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恐怕'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丈夫不无忧虑地感叹道。

"什么是根本问题?"妻子不解地问丈夫。"不均。"丈夫望着妻子困惑的神色,接着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如今兼并之家一人居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骡马成群,金银满库;贫寒人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如果有人能让他们吃饱穿暖,有田耕种,他们能不跟着揭竿而起、赢粮而影从吗?"妻子点了点头,又接着问丈夫:"皇上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大臣们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不抑止兼并,改变不均呢?"

23 梦是真是假

妈妈不告诉我

肖克凡 著

作家出版社

那女大学生身穿阴丹士林蓝大褂,外面套着月白色上衣,全身装束朴素大方,她下车后告诉洋车夫,不超过半点钟就会出来。洋车夫点头表示可以等待。那女大学生便只身走进了那扇座黑漆大门里。夜色里,我低空盘旋着,看到洋车夫是一副弯眉细眼紫色脸膛,在接连不断地抽着烟卷……半夜里,我终于从梦中醒来了,想起梦里并没看到女大学生走出那扇黑漆大门,那辆洋车也不见了。我失望地哭起来,之后想起苏联小说里那句话:"有时历史老人也会流淌新鲜的泪水。"我不是历史老人,我的泪水来自我不曾经历的时光。转眼到了18岁。那年初夏时节,突然传来本市工矿企业招工的消息,说将有大半应届初中毕业生留城,从而避免插队落户的命运。我迅速回到家告诉外祖母,她老人家听了毫不兴奋,反而口气冰冷地说:"你妈妈身背历史污点,我估摸人家工矿企业也不会选你的,还是趁早做好插队落户的准备吧。"

我认清自己的处境,当然不会抱怨自己的母亲,可是我想知道事情的原委。外祖母深谙世故,看透我的心思,故意提示我说:"你师傅刘乙己是刘伯温转世,有啥事儿你去问问他吧。"我诚恳地告诉她老人家,那天没有听完高铁桥回忆录,后来几次询问刘乙己,他都说那册江西文史资料被我爸借走了,好像故意不让我得知更详细情况。"你呀你呀!有事儿求我的时候,你就变成小孩子,没事了你就是大小伙子,你就这样跟我变来变去吧。"

外祖母说得真对。我想探清事情原委时就像个小孩子,无形中促使大人放松戒备心理,不经意间就把实话说出来了。我承认自己有了心机,渐渐具备跟外祖母斗智斗勇的本领。于是,我当场使出"激将法",向外祖母讲了我凌空飞翔的梦境,说那次紫色脸膛的洋车夫等到天色大亮,也没见女大学生走出宪兵司令官邸。

外祖母抑制不住惊诧说:"小子!你真的做了这样的梦?不会是从破烂儿资料里看到的吧?"我指着自己鼻尖做出保证,说梦里洋车夫称呼女大学生"柯小姐",显得特别尊重。外祖母抬头望着窗外小院:"那时滦城真有个紫色脸膛的洋车夫,不过那种人抽不起烟卷的,拉洋车的都抽旱烟袋,他们穷啊。"说罢,转回目光望着我,"所以说你那梦是假的!"

我说希望梦境是假的,那样妈妈就不会永久下放南郊农场劳动了。

"你长大成人应该懂得道理,当初我想尽办法搭救田文佐,就是想保住你二姨的富裕生活!她过好日子我也沾光啊。"外祖母表情严肃起来,"你整天跟刘乙己讨教,他嘴里说的全是旧书里看来的,我嘴里说的,可都是亲身经历的,你相信谁呢?"